

我們在炮火中

郭沫若

茅盾 田漢
夏衍 巴金
等著



0340 ✓

MG
I266
435

我們在砲火中

目次

茅盾

一、寫於神聖的砲聲中.....	一
二、「恐日病」一時不能斷根.....	三
三、今年的九一八.....	五
四、戰神在歎氣.....	七



.....
.....
.....
.....

紀念張一磨先生.....	一〇
--------------	----

田漢

一、新戰線巡歷.....	一一
--------------	----

二、月夜訪大場戰線……………一八。

巴 金

一、所謂日本空軍的威力……………二三

二、一點感想……………二五

三、給山川均先生……………二七

四、給日本友人……………四二

夏 衍

士無鬥志的日本……………四九

我們在砲火中

吉野軍事史料編輯會

寫於神聖的砲聲中

茅盾

我讀過小泉八雲的著作，我覺得日本和日本人有很多可愛之處。

我在日本住過年半，我對於日本民衆的勤奮耐苦，有組織，守秩序，更是由衷地讚美；但我也看清了日本的統治階級怎樣用軍國主義教育麻醉毒害那些良善的日本民衆，並且爲了準備他們侵略的武力又怎樣壓迫榨取那些良善的日本民衆。我於是更加憎恨帝國主義的日本及其統治階層！

在上海虹口公園，我會經默坐着看幾個日本兒童堆沙遊戲。他們那活潑天真的動作，使我愉快；但當我看見了他們堆的沙乃是一具坦克的模型而且把一根小棒插在上面作爲炮身的時候，我就厭惡這些日本兒童，但也可憐這些天真的可是已被日本統治階級的

軍國主義教育所毒害的日本兒童！

我是一個所謂文化人。我知道文化的發榮滋長，需要和平的環境，但更需要獨立自由的精神。個人從事文化事業時固然如此，一個民族發揮其才智對世界文化作貢獻時，也是如此。因此我憎恨戰爭，也憎恨專制政治和侵略的帝國主義。但是爲了爭取獨立自由，我無條件地擁護個人對環境的，民族對外來侵略的戰爭。中國民族現在被迫得對日本帝國主義作決死的戰爭，我覺得是無上的光榮。

現在半個中國已經響起了砲聲。這就是中國民族求獨立自由的偉大的怒吼！我們願意流盡最後一滴血，但我們所得的代價將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崩潰和中國民族的解放自由！只有漢奸以及和日本一樣的帝國主義國家這才反對這正在展開的神聖偉大的戰爭！

在今日，大砲的吼聲就是中國民族要求獨立自由的最具體的表示。這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喪鐘，但也是被壓迫被麻醉被驅遣來中國作戰的日本民衆和士兵的警鐘！我們的戰爭負荷着解放自己和促進日本民衆掉轉槍口以自求解放的雙重使命！這兩個使命達到了

其一時，其又一，也必定完成！

我以幸生於今世，作爲我們民族走上神聖的歷史階段時徵未的一份子，而且將與我們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壓迫下的日本民衆站在同一戰線上，引爲莫大的光榮！

（八月十八日晨）

『恐日病』一時不易斷根

茅盾

「恐日病」是五六年來大小漢奸們精心配合培養的病菌；受病最深者，恐怕是一般政治意識薄弱的小市民。旬日來我國陸空軍的勝利雖然把這病治好了大部分，然而沒有斷根。

小市民的特性可以說是容易熱狂，也容易灰心。旬日來各報爲提高情緒，新聞用語每多刺戟性，如「不日可以全部解決」等語句，常可看到，然而小市民却視爲「預約券」了，把「不日」直視爲「明日」或「後日」，期待既不能如願，於是就轉而自疑自疑。

廿三日晚報登載了敵軍在淞口不惜工本強行登陸而居然也有一小部分被上了岸的消息，小市民血液中殘存的「恐日病」病菌竟又發作起來了，他們覺得「魔鬼」一上岸，即便大事休矣。

但是試想，淞口一帶，我們雖有戒備，並無銅牆鐵壁，敵人不惜工本以猛烈之炮火為掩護，上岸了這麼二三千兵，事無足奇。敵人到底也只是血肉之軀，登了陸未必一定能生根。即使生了根，難道我們就不能把牠們連根拔去？

小市民此種恐懼心理，——此種容易發作「恐日病」的弱點，其根因還在政治意識薄弱，誤以為中日間的鬥爭只是兵對兵，將對將，而且把陣地上的進退看成全局勝負的樞紐。

只要抗戰在繼續，最終勝利必屬於我。只要人人有此信念，抱此決心，抗敵就能抗到底。現在還只打了十天呢，着什麼急！正如我們亦不必着急於「恐日病」之尚未斷根。這惡病須要長期的炮火來清毒，才能斷根。

今年的「九一八」

茅盾

又是「九一八」到了。但今年的「九一八」和以往的五個「九一八」大大地不同今年，全國已經燃起了爭自由的烽火！

今天我在救亡日報上讀到了趙銘綱的「悼同學閻海文」。八月十七那天，我們三架飛機去轟炸敵人的海軍陸戰隊司令部，——「一二八」以後敵人苦心經營聳立在江灣路上那個堡壘；冒着敵人高射炮的密集射擊，我們三位飛將軍投彈轟炸，不幸有一架中了敵彈，機中的勇士使用降落傘跳落，然而不幸落下的地點止在敵軍陣地，敵軍蠶擁而前，將加俘獲，可是我們的勇士拔槍大呼，連射殺了十餘敵軍，留下最後一彈，打進自己的頭顱。這位勇士是誰？便是閻海文！

他是遼寧人，他自「九一八」以後受了整整六年的氣，今年始得一吐！他的神勇震破了敵胆，他的壯烈的犧牲為我民族平添了萬倍的光榮！

他是東北人。我又讀過軍政機關發表的我空軍擊落敵機的統計，其中不少東北的英雄。我又想起了「九一八」那時因無抵抗而失陷的東北空軍，但六年後的今日，請看我們的空軍報仇雪恨！

在南口，在天鎮，大同，在馬廠，在羅店，楊行，吳淞，中華民國戰士的英勇壯烈已經震驚了全世界。萬千無名英雄的碧血，在滋養，在蓓蕾著民族自由之花！六年的光陰畢竟沒有白過，六年來我們的武力有了長足的進行。

但是在民衆組織民衆訓練上，六年的光陰却過得沒有滿意的代價。漢奸多如毛，一般民衆差不多談虎色變了；而前方浴血的將士也感到民衆與軍隊缺乏聯系，削弱了軍隊抗戰的力量。

惟有持久戰可以制勝敵人，惟有把民衆嚴密組織加緊訓練然後可以持久戰：這是沒有人懷疑的了。問題只在有沒有決心去做。

現在急起直追，也還不遲，雖然六年的工夫已經錯過了。希望今年的「九一八」將

是一個嶄新的「九一八」：從此毫不因循遲疑地來組織民衆，訂定切實有效的方案，不事外表，不關門，力求民主化，——從此使得全國民衆在嚴密的組織下，在統一的指揮下担负起救亡的任務，做軍事的後盾罷！

國恥的「九一八」將永遠過去了，從今以後的「九一八」就是民族自由解放紀念碑的「九一八」！

戰神在歎氣

茅盾

戰神在歎氣。

戰神在申斥他的第三號僕歐：

「嘿，你這不中用的小子。你往日怎樣在我面前誇了大口來的？」

「你不是說過麼，滅亡你的鄰邦只要二十四小時？你不是又說過麼，你的空軍一出動就可以炸平了你鄰邦的重要都市？你不是又說過麼，你的陸軍東亞第一，橫行無阻？」

「媽的，原來你只會嚇一些軟骨頭的『恐日病者』，你一向只會誇嘴！原來你那些空軍只能對沒有高射砲也沒有飛機的地方施展威風，原來你的神氣活現的五六萬陸軍，幾十架坦克，幾十尊重砲，奈何不得一座小小的南口！』

「你的本領就是會浪費彈藥。人家的飛機還是遠遠的，你就高射砲放的連珠屁似的，叫人疑心你是壞了肚子。流彈四飛，炸了一些手無寸鐵的非戰鬥員。這就算是你的勳業不是？你不惜工本，大砲彈化了多少，你可佔了便宜沒有？你拚了二十多架重轟炸機，換得人家四五架舊飛機，還是小小的，你這臉攔到那兒去？』

「你的艦隊算是威風了。明欺着人家沒有；可是你幹麼又鬼頭鬼腦今兒偷掛了英國旗明兒又掛美國旗？』

「而且你報虛張也太沒個數兒呢！開火了十日，砲火連天，你打衝鋒，想突圍，也不止一次兩次，你倒說死了三十多，傷了五十餘；難道第三者就會相信你的士兵都是銅皮鐵骨的？』

「你一向狂吹，瞧不起你鄰邦的抵抗力，可是這次你該嚐到了味兒？虧你還老是把進攻蘇聯的前哨自居，還居然有多時哄信了僞君子的約翰牛，讓你九一八白得了便宜。現在你這東洋鏡叫你自己拆穿，丟臉不？我就不信你敢朝北放一個屁！」

「再說，我也知道我的僕歐們都害的虛症，外強中乾，就仗着一股瘋勁在那裏死拚；比如老大，早就在把羅馬帝國的光榮餵他的老百姓，老二呢，爽性叫把大砲代替牛油，——我知道他們身上雖然掛滿了鐵片，他們的腿却全是泥做的。可是千見萬見沒見過你這樣沒出息的發胖浮屍，六年來，你自己想想，你吞進了多少肥沃的土地，可是你倒越弄越窮，去年你的預算已經是十五萬萬元，今年就是廿九萬萬，新近兩次增加，共計十四萬萬，你那裏的物價今年比去年就漲上一倍；你羅掘具窮，打腫了臉充胖子，媽的，我看你經不起小小一點風波，準要虛脫，——翹辮子！你的腿簡直是紙糊的，連爛泥都不如！也算我失了眼，收你做三小子！」

「現在人家決心跟你拚一拚了，紙老虎總有戳穿的日子，你是自作自受，可是我這

面子下不去呢！媽的，說不得了，只好老子辛苦一趟，化個裝，扮做和平使者，給你使個玄虛，要是咱老子這條妙計行了，好小子，那就算是你的福氣！

「聽明白了嗎？打腫了臉充胖子的東西，屏住氣再撐住這麼幾天，等老子做過手腳後的結論。完了，滾你的！」

紀念張一麐先生

郭沫若

今天，民國二十七年的元旦，在報上看見一個消息，知道張一麐先生死了。這消息使我深切地受了感動。

張先生的死並不是尋常的死，他在蘇州陷落後，被敵人強迫爲僞市長，他是怕自己陷於不義，投井而死的。

這死，真可以稱爲重於泰山的死。

張先生，誰都知道他是一位有名教育家。淞滬抗戰後，他曾經有過一次組織「老子

軍」之發起，一時傳爲佳話。我在去年九月尾上，由上海經南京，路過蘇州的時候，曾專誠去拜訪過他。那段事實，是記錄在「在轟炸中來去」裏面的，我寫他的印象，說他有點像諸葛孔明。有位友人，看見我的原稿，便已經向我下出警告，說我把他推崇得太隆重了。文字發表後，又曾有人匿名做文來罵我，說我亂捧「土豪劣紳」，（此四字原作者大約是客氣，用××來代替了）。大約是因爲看見他做過大官（張先生做過教育總長），並說我那樣的亂捧是要影響到我的「政治的生命」。

的確的，我自從受了友人的警告和匿名作家的責罵，我自己暗地裏實在是有點誠惶誠恐，我自己的什麼「政治的生命」就受影響倒也沒有什麼，自己素來是很少稱讚人的，假使這一次的稱讚果真是溢美，受斥挨罵到真真是活該。

然而，曾幾何時而張一廬先生竟那樣壯烈地死了。這似乎比諸葛孔明還要值得讚美一樣，爲什麼又要來這樣把張先生捧得來比諸葛孔明還要高呢？這兒也是有點小道理的。因爲諸葛孔明並不會處到過張先生的境遇，假使處到那種同樣的境遇，譬如他是被曹

操捉着了而要逼他投降，那我們可不知道他究竟能不能像張先生那樣乾脆的自盡。一個人在平時是很可以談硬話，很可以責罵人的，但要處到生死關頭才可以見出他的真正的本領。

據人說，蘇州淪陷之前，所謂「蘇州二老」中的另一人曾勸張先生和他同逃，但張先生謝絕了，據說是因為他反對逃亡。照這樣看來，張先生的死似乎已經是早有覺悟的。他應該是不折不扣的殉國難而死。（一月一日夜）

新戰線巡歷

田漢

一

以非常嚴肅緊張的心情和友人們坐上了到××的車。看見沫若兄帶了一條絨氈，我深悔沒有帶圍巾，因為我祇穿了一件薄薄的秋大衣，幸虧那晚還不甚冷，也就算了。

雖則繁星滿天，但月亮出得很遲，再加敵機投下的照明彈在右面的天空游動，車子

不敢開燈，大部份是路的暗中摸索。車夫的技術似乎也不夠好，前面的車終於停下了。原來撞壞了一位××隊的弟兄，前面的車不能不把他送到他的總部，這樣我們因此也不能不下車坐在路旁草地上等待他們。砲聲是那樣激烈地震動着周遭的空氣，敵機老在近邊盤旋，機關槍聲很緊密地各各入耳。大場前線想來展開着非常的激戰，同行吳君與一××隊傳令兵談話，才知道近邊也曾發見少數漢奸，從事破壞交通的工作，那天給他們捕了十四人，還有不少的漏網。我們深深的歎了一聲氣，覺得民衆的動員實在應急起直追了。

等了將近一個鐘頭，我們的「友車」才來，原來預備同行的某夫人嚇着回去了，並且換了一位車夫。爲着一路上安全，所以我們取了××的線。到達某一夾着樹林的道路時，覺得滿面的光照耀得如同白晝，疑心仍是敵機的照明彈，回頭一望才放了心，原來是「月亮上升」了。

二

誰說不十分冷，然而高秋八九月的夜風仍使我們身上起慄。我和夏衍兄不知不覺的靠得近了。我們目送着那半圓的明月，和被威脅着的和平的鄉村。談起數年戰鬥生活中的前塵影事，對於許多男女青年朋友和我們自己也做了一回自我批評。我們在對於中國革命前途的樂觀，對於朋友和民衆的熱愛抱着非常一致的見解。——我覺得我們的許多朋友可愛極了。特別是抗戰以來我在蘇錫各地所看見的他們那種忍受飢餓痛苦從事民衆運動的姿態，真使人流淚。就是過去比較落後的，也沒有例外。——是的，我覺得中國的智識份子比日本的好得多，日本的智識份子那些「顛落」了的不用談，就是比較革命的在今日也噤若寒蟬不敢主張真理。因此我想寫一篇文章說日本人不愛日本。——寫吧！爲着光明和自由，我們不應愛惜一分氣力！

我們這樣熱烈地談着，習慣上我們夾雜了一些日本語。和車夫同座的吳君忽然回過頭來笑着說：他一定要這樣寫，同他同車的有兩個「敵人」，我們也笑了。我想這是不用聲明的，說日本話不一定是我們的敵人，正和說中國話的不一定是朋友一樣。假使你

的收音機夠得着，在晚上九點三十分你可以聽到東京電台某「中國人」的戰事播音。他用他的漂亮的母國語言在告訴我們「支那人」怎樣非「咱們皇軍」之敵！

三

因為繞了路，到達預定地點時已經晚上一點多鐘了。雖然裹着軍氈，但江南的夜寒仍把我凍醒了一兩次。翌晨八時起床，敵機已經來過五次了。但全×部的工作者全沒有減低他們的工作效率，他們都習慣了。會見尤青先生是午前十一時，他招待我們早餐，我們也趁着這機會提出了許多問題，他所給的解答都是說明他的決心的堅定和頭腦的明晰，他說「我們因為要守所以能守」，他批評許多軍事理論家。祇知一般的說現代戰爭應該如何打而不注意意到中國民族應該如何打。因此他們的戰術多是直譯的，而不是創造的，注意了人家而忘了自己，他說祇有蘇聯的兵學真是把政治同軍事打成了一片。他批評到華北戰爭的失敗不是「士氣不振」而是「將氣不振」，殺了一個李服膺而紀綱稍立，戰死了一個郝夢麟而人人奮勇。他很正確地估計到敵人的力量，既不輕敵，也絲毫

不懼敵。他說因爲淞滬協定關係我們在江灣閘北一帶沒有做永久的工事，真到開戰以後才在砲火底下趕築起來，因此我們是以野戰的方式做陣地戰，犧牲自然相當大。但他相信敵人要侵略我們一寸土必耗更大的犧牲。他以爲戰爭是一種「淘汰」，祇要我們能毅然改正因戰爭所暴露的缺點，若干地區的喪失殆無關大局。他說到過去十年的內戰，他以爲那雖然是一種悲劇，却因此鍛鍊出鐵的國防軍。他說三天的強行軍必有許多落伍者，這不用憂。我們去了那些落伍者，却剩了精兵。但他雖是精兵主義者却不反對運用大衆軍，他和許多指揮官一樣，希望廣大民衆起來參加抗戰，因爲長期抗戰需要大量戰鬥員的補充，因此他也以迅速而廣大的政治動員是軍事勝利的最大的保證。聽了他的話使我們是這樣的安心。夏衍說：——松井石根也好，真崎甚三郎也好，都是六十來歲的人了。而我們的許多將領都是四十歲前後的人。蔣先生也纔五十一。對於新事物的理解，中國將領比日本年輕二十年。是中國的無上的強點。

我很同意夏衍的說法。

四

尤青先生不僅是一位優秀的軍事家，而且是一位雅好吟詠的詩人，這在車上已由洙若兄介紹過了。當然我們對於一位軍人主要的還是要求他會打仗。假使祇會吟風弄月而不會打仗就要變成甲午戰爭的吳（大澂）大帥了。中國若是多有幾位那樣的寶貝大帥真非亡國不可，但尤青先生不是的。讀他羅店爭奪記可知他雖軍中「不廢吟詠」，却更是一位有天才和決心的指揮官。就是他的吟詠吧，也就是他的天才與決心的流露。他有過這樣的幾首絕句：

海東鷹逐陣雲飛，好向江南獵一圍，捉到侏儒三百個，歸來草綠馬還肥。（初入戰場）

戰火漫天戰馬騰，呼江吸海浪層層，健兒爭飲矮兒血，手挽酋頭傲月明。（中秋）
鯨濤鯨浪打危城，全仗吾曹正氣撐，五百健兒同殉國，中原何止一田橫。（弔寶山桃營官兵）

我最歡喜最後一首，因為他談到在最近幾次戰役中官兵作戰的勇敢，壯烈，使人奮興，曾寫一首絕句送他：他和沫若兄也興復不淺，結果在百忙中成功了這樣的唱和：

敵機鎖日繞城飛，虎帳新成破陣詩，十萬健兒齊肉搏，東南此戰決安危。

嘉定軍次贈尤青先生

田漢

報國精忠古岳飛，滿江紅浪泛新詩，一心運用君誠妙，狂寇已如累卵危。

廿六年十月廿五日訪尤青將軍於嘉定軍次壽昌卽席吟贈余亦效顰工拙在所不計也

郭沫若

民族高潮已怒飛，蘸將熱血寫征詩，管他倭寇來多少，殺個光兒國不危。

戰地暢敘田漢先生寫詩沫若先生和作余亦爲此
羅卓英廿六，十，廿五。

月夜訪大場戰線

田漢

因爲大場之線一時頗爲吃緊，爲着理解前方實際情形，我們在參加了一個戰時風景

織之一的結婚宴之後，上了友人××君豫備好的車。到前線去視察是朋友們共同的要求。因此想去的當時有八人之多，但車子實在無法容納，結果去的是謝冰瑩，熊嶽蘭，胡萍三女士，劉保羅，蔣先啓，范長江諸先生和我。（冰瑩在前線服務，以患喉疾暫時到後方休養）。

送亞子先生歸寓後，車子出了租界就直開戰地。沿途從美麗的近代住宅到農民的竹籬茅舍，多被敵機轟炸得樑摧棟折，瓦礫成堆。××路一帶在若干年前也曾僧友人們驅車納涼繞過這兒，現在夾路楊柳在戰火中也憔悴得可憐了。過某地後的公路的一段也被破壞了，車子得繞小路，我們都被簸起一兩尺高。感謝「名車夫」阿福先生的神技，我們沒有演覆轍之禍。至某地戰壘相環，皎潔月色中隱約見我守土戰士銀色的槍尖，和嚴毅的臉色。遙望東方天空火柱高數十丈，紅碧相映。當是我民房中敵彈燃燒。路上有許多運輸兵，匆匆走過。有的沒有戴帽子，天寒露重，弟兄們的辛苦可想。车子在進行中已可聞更清晰的砲聲，先啓告訴我們回頭車子得經過一段公路，適在敵人彈火距離以內

。這使我們緊張但也使我們高興，胡萍女士高唱起「義勇軍進行曲」起來。

「……我們萬衆一心，

冒着敵人的砲火前進。」

同車的人也熱烈地應和起來，我們雄壯的歌聲衝破了這嚴冷的沉寂。進行着的增援的弟兄們不免掉轉頭來注意我們。當日替電通公司寫「風雲兒女」的劇本，丟下了半支「義勇軍進行曲」連「鐵蹄下的歌女」也來不及自己作（後來是許幸之兄代作的）就入獄了，在金陵獄中讀友人送來電通畫報纔知「風雲兒女」已開映，但覺沒有想到那支破碎的歌到今日已全國爲抗戰學生青年和士兵同胞傳唱，成爲一種「具體的力」。這雖主要的在於聶耳先生優秀的作曲，自己也覺得對於鼓動抗戰做了一點小小工作，頗爲安慰。冰瑩告訴我們，前線士兵極歡喜救亡歌曲，他們每學會了一支歌就非常高興，希望我們有人到前線去教他們。特別是在他們退下來休息的時候，一支雄壯的歌可以恢復他們的疲勞，鼓起他們再戰的勇氣。

和我們同鄉××長握見的時候，前線的砲火正是非常緊密。地面是那樣震動着，簾灰是那樣落着，但在黃昏的燭影中我們這青年將軍却真是孫武子說的「其靜如林，不動如山」。我們大場的情勢如何，他微笑着對我們說：

——你聽，今晚我們全線反攻了。

×將軍是我們湖南湘鄉人，承受着曾滌生以來沉毅的傳統。但他却并非木訥一流。他很明快地而誠厚地解答了我所提出的一些問題。他首先說敵人的戰略在北方企圖以一切力量攻下山西，完成囊括華北的計劃，在上海是攻下大場，壓迫閘北各線我軍後撤，他可以對國際宣傳「佔領了上海」。然後和我們講條件，但很抱歉的，我們不能使他如願，某路軍在山西已經立了許多戰蹟了。我們以地勢不同，雖不便於運用游擊戰術，却用全力堵住敵人的進攻，決不輕易放棄一寸土。他非常正確的說：「打仗不決定在地形而決定在戰鬥意志，有鬥志則任何地方都可戰可守，無鬥志則天險也不能守」。因此他堅決否認我軍會輕易放棄上海另覓更堅固陣地的謠傳。

不過他也做了一個强有力的警告，他以為若不迅速動員廣大民衆，上海戰線能支持到何時却是一個問題，最具體的是戰鬥員補充的問題，照他的估計八一三以來敵人死數當在三萬以上，最近十日間的惡戰敵人傷亡至少有一萬六七千。但因火力關係我們當然也有壯烈的犧牲。我們希望的是各地壯丁不斷的來，經我們三兩月的訓練可以使我們迅速地成爲民族戰士，他也希望全國文化人能多多幫助這一動員民衆的工作。

因爲戰事是那樣的緊張，我們不敢多談，就匆匆地辭出了。因爲要送先啓回××處，我們繞道××，在月光中看見了那破碎了的學府××大學愈益增加了我的信念。教育是得和國防聯繫得更緊的。漂亮的饕餮徒然做了敵機轟炸的目標，我們應迅速建立并開屏不可轟炸，不可擊敗的精神教育！

我們的车子所經有時雖在敵人大砲射程以內，却沒有遭受射擊。沿途看見許多由火線上抬回的傷兵，有的血還從抬架上流着。我們恨不得去招呼我們戰士的創傷。最使人血肉飛舞的却是那整千整萬絡繹於途的援兵，他們那種英勇沉毅的姿態使我們忍不住向

他們歡呼，女士們甚至從車子裏站起來，唱着「送勇士出征歌」。胡小姐更從車窗裏揚着巾子叫着「祝你們勝利！」冰瑩說：「祝勝利他們或者不大懂。你該說打勝仗」。於是胡小姐叫着：「弟兄們，我們全線反攻了，祝你們打勝仗！打勝仗！」他們有的也揚手回答「打勝仗」！但大部份都給一種「神聖的森嚴」壓住了。一個個的「啣枚疾走」。這使我們得了更深刻的印象。我心裏說：「抗敵救亡真不是兒戲的！」這是一個嚴肅的死活鬥爭！

長江約我們去看××，我們因為時間不夠，婉謝了，回到租界，但囉唆一道也通過了。下車後我忽憶××君之約，赴××舞廳去會他。那時舞廳的霓虹燈還沒有熄，舞場內正奏着醉人的音樂，一些青年男女們在「火山」上跳得正起勁。使我深深地感覺到租界的寓公生活與「民族的感覺」不並立！

所謂日本空軍的威力

巴 金

昨天下午日本飛機在南站擲了八個炸彈。死傷的難民共有六七百之多。這是鐵一般的事實，當時染紅了泥土的腥血雖已洗刷乾淨，然而日本軍人的暴行，却是牠的任何巧妙的代言人所不能掩飾的。斷頸裂肢的屍體自然不能復活來給我們訴說慘劇發生的經過，但他們的血會染在日本的歷史上，寫成日本史的最可恥的一頁。

日本空軍要世界人士相信牠的威力。但是南站的轟炸究竟表現了什麼？南站並不是戰區，不但沒有軍事設備，連防空設備也沒有。擁擠在南站的全是候車離滬的難民，而且其中大部分還是婦女和小孩。那裏並沒有一個士兵。對於這毫無防禦的地方，和毫無防禦的避難人民，必須加以轟炸。甚至擲下八個巨量炸彈，好像唯恐裏面有一個人能夠活命似的——這不是戰爭。這是謀殺！日本空軍展露給世界人士看的，並不是牠的威力，而是一種虐他性的瘋狂！

以殘殺婦女小孩爲樂，已經成了日本空軍的另一慣技，這比較毀壞文化機關的行爲更毒辣，更卑劣。不管日本的代言人用怎樣的花言巧語企圖蒙蔽世人的耳目，日本軍人

却用他們自己的方法向世界人士證明出來他們只是一羣沒有理性的渴血的生物！所謂日本空軍的威力，除了「道德的墮落」外，還能有什麼呢？

一點感想

巴金

在這時候提起筆寫文章，我真覺得羞愧。別人貢獻的是血，我這却用墨水來發洩我們的憤怒，也許有一天我會用我的血來洗去這恥辱罷。

死！並不是一件難事。只要幾點鐘的功夫許多地方就完全改變了面目，建築燬壞，村鎮毀壞，城市毀壞。

大世界前面炸彈爆發的那一天，我在電車裏看見兩邊馬路上一羣一羣的難民，身上帶血，手牽着手沈默地往西走去，全是些嚴肅的面容，沒有恐怖或悲痛的表情，好像去赴義，去貢獻一個重大的犧牲。

那地方的血跡被雨洗盡了，十幾輛炸燬的車子還留在路上，汽車，黃包車，獨輪車

，各階層的同樣地爲一樣目標犧牲了生命，沒有一個人在死的面前有過躊躇，活着的人也沒有誰發出一句怨言。

我今天走過一個街口，在一塊空地上放着一兩百具死屍，一具一具地整齊地排列着，身上蓋着東西，只有頭和腳露在外面，卡車剛剛把棺材卸下去了，一些人在工作，把棺材一具一具地放好，然後把屍首一一地放進去。這一定是被炸死的人，也許有傷重身死的兵士，由慈善機關來掩埋的。

在這時候每天都有人死。許多人死在一起，死並不是難事。

一個人的生命是容易毀滅的，羣體的生命就會永生。把自己的生命寄託在羣體的生命上，換句話說，把個人的生命連繫在全民族（再進一步則是人類）的生命上面，民族一日存在，個人也不會滅亡。

上海的炮聲應該是一個信號。這一次全中國的人真的團結成一個整體了。我們把個人的一切全交出來維護這個「整體」的生存。這個「整體」是一定會生存的。「整體」

的存在也就是我們個人的存在，我們爲着爭我們民族的生存雖至粉身碎骨，我們也不會滅亡，因爲我們還活在我們民族的生命裏。爲大衆犧牲生命的人會永爲大衆所記念；對於和大衆在一起賭生命的人，死並不可怕，也不可悲。

關於這個這幾天來在前線在後方我們已經見到不少的例子了。我們用這精神用這信念和敵人抗戰，我們一定會得到最後的勝利。

給山川均先生

巴金

夜很靜。似乎一切都落進了黑暗裏面。重炮聲突然隆隆地響起來了，接着是一陣機關槍的密放。我的房間起了一個輕微的震動。這時候我正讀着你的「華北事變的感想」。我讀你的文章，我並不是把你看作一位中國的友人，不過我知道你曾是一個科學的社會主義者，我期望你的筆下多少給我們一點正義。但是你却毫無掩飾地把你的另一種面目露出來了。我才知道真正到了你所謂的「剝皮」時期，一個「文化人」也可以一下子

變爲浪人棍徒。對於這個，我只感到強烈的憎厭。

你憤憤地提出了「支那軍之鬼畜性」這問題，你罵中國人是「鬼畜以上的東西。」在你是極盡毒罵的能事了，連貴國那般慣於謾罵造謠的新聞記者也僅僅用了「鬼畜」兩個字。

先生，我不想向你辯明我們不是「鬼畜」，或其以上以下的東西。我們同是人類一分子，身體內外的組織也沒有兩樣。我們同有理性同受教育，同樣需要自由，需要生存。無論用「人」或「畜」的名稱稱呼，我們在本質上確實沒有差別。所以我現在把你看作一個和我同樣的「人」，而訴於你的理性。

所謂「通州事件」使你感到憤怒，使你發出詛咒似的惡罵，我並不想把牠掩飾或抹煞，像貴國的論客掩飾你們的「皇軍」的暴行那樣。我們願意明瞭那裏的詳情，然而一切信息都被你們的「皇軍」封鎖了，我們能知道當冀東保安隊反正的時候，在通州有二三百日僑被害的消息。

通州事件自然是一個不幸的事變，但牠却決非「偶然的」，牠有牠的遠因和近因。這個連在通州遭難的鈴木醫師也早預料到了。他生前給他父親的信裏就說到當地保安隊的態度只是表面的親日，「真正的中日親善還是很遠很遠的事情。」貴國的「皇軍」種了因，貴國的官民食其果，這是無足怪的。對於熟悉歷史的人，這類事變的發生是很容易解釋的，我們已經見到不少的先例了。

我不是一個偏狹的愛國主義者，我並不想煽起民族間的仇恨，我也不想盲目地爲我們的軍人的任何行動作辯解。在你們那裏有不少的論客整天夢想着大和民族的黃金時代，誇大地做着「皇軍」堂堂地征服世界的迷夢。而我們這邊四萬萬五千萬人却只有同樣「謙遜」的目標：我們要爭取我們的自由，維持我們的生存。這一點最低限度的要求，是每一個人所應有的。爲了這個，我們可以毫無顧惜地犧牲我們的一切。

通州事件的發生從這裏也可以得到一個解釋。在「皇軍」的威壓與貴國官民欺凌下過了將近兩年屈辱日子的保安隊揭起了反抗的旗幟。忍耐到了最高限度，悲憤的火終於

燃燒，少數武器並不良的軍人不顧環境的惡劣，站起來用血和肉爭取自己的自由與生存。在混戰中間，每個人的生命的毀滅都是一瞬間的事。仔細的考量是沒有了，復仇的念頭會佔據着他們的心，血會蒙蔽他們的眼睛。當被壓迫的民衆起來反抗征服者的時候，少數無辜者連帶地遇害，這也是不可避免的事，何況這回的死者還是平日慣於在那地方作威作福的人，而且大半是賣白面，打嗎啡，作特殊工作的。

這樣的事在歷史上也並非罕見。譬如法國大革命時期中的「九月屠殺」，這也是反叛的民衆的自發的暴動。這屠殺繼續了五天，被害的有一千零八十六人，他們是貴族教士等，而且都是獄中的囚犯，沒有抵抗能力的。這自然是一件不義的行爲，但沒有人力可以阻止牠。這時候外國軍隊是逼近巴黎了，皇后却依然陰謀勾結外援。推勒里王宮外的民衆之血未乾，而內憂外患頻來，民衆的復仇心便到了不能抑止的地步，不得不找一個出路了。九月屠殺便是從這裏發生的。全世界的人們研究法國歷史的不下千千萬萬，一代一代的人相繼歸於塵土，却未見一個責備法國人爲「鬼畜以上的東西」，直到現在

法蘭西仍是維護和平的集團中的有力的分子，不歇地和另一種準備着將人類驅向滅亡的路的力量鬥爭。

在這裏實在沒有提出「殘虐性」的必要。你一個社會主義者居然也跟在貴國新聞記者的後面「用咒罵陷害，中傷的言詞去打動人們的偏狹的愛國心！」你是有意地落入貴國軍閥的圈套中了。我們並不能拿殘虐性來區分種族。自視極高的西方人素來愛宣傳東方民族的殘虐性。他們表示最高度的殘酷時，使用的形容詞常常是「東方式」。然而事實上羅馬屠殺基督教徒之兇殘，中世紀異教審訊所之暴虐，在東方也難找到同樣的實例。革命者的被殘殺，和平民衆的被蹂躪，街市的流血，這在每一個西方國度中都保存着慘痛的記載。這記載，我們在東方找到的也不會比這些更多。人性是相同的，我們沒有根據斷定東方人更殘酷，也就沒有理由承認中國人比你們更暴虐。你難道忘記了曾經做過你的友人的大杉榮君。在震災的混亂中偷偷把他們夫婦拘捕絞殺的不就是貴國皇軍的大尉？連他的一個六歲的外甥也不能保全生命。作爲兇手的甘粕正彥却被人視作英雄志

士而獲得特赦了。在大震災中被虐殺的貴國社會主義者和中國工人以及朝鮮人不知有多少，這事件中的鬼畜性和殘虐性爲何不會激動你的良心？我不知道是你健忘，還是你故意爲皇軍掩飾！

殘虐性並非某一民族所單獨具有的。助長牠們是愚昧無知。只有文明教化才可以使牠減少以至於消滅。和平幫助了文明教化的發展和普遍。戰爭則摧殘了牠。用虛偽的言辭，欺瞞的手段挑撥民族間的仇恨，使不會相識不曾接觸的人變爲仇敵，甚至把他們驅上戰場互相殘殺——這種行爲充分地發揮了殘虐性。一艘一艘的軍艦載了貴國年青的兵士來到中國，一艘一艘的商船又載了殘毀的屍體回去，貴國軍閥政客主持於上，財閥從中援助，而新聞記者，文人論客如先生之流，復宣揚歌頌於下。戰爭是被製造成功了。你們的另一論客室伏高信先生居然大言不慚地說：「這是東亞兩大民族的宿命」，他甚至要這兩大民族中的每一個人「都躲在障礙物裏或從轟炸機上跳下來互相殺戮。」先生，這難道不是殘虐性的表現麼？

先生，你是看見別人眼中的刺而忘記自己眼中的樑木了，貴國空軍在上海一帶所建的偉績，你不會不知道。南站，北新涇，松江等處的轟炸，遭害者達千餘人，都是手無寸鐵的難民，其中大半是婦人和小孩，他們平日並未擔任抗日的工作，這時也不會直接或間接參加戰爭。他們正準備着離開上海，而且有的已經在路途上了。他們對於「皇軍」的行動是沒有一點妨礙的。然而貴國的空軍將士却偏偏選擇了這種機會以顯示「皇軍」的威力，遣派大隊飛機去屠殺非武裝的民衆。轟炸不足，還繼之以機關槍的掃射。必要等到看見無辜者的鮮血把土地與河面染紅了，屍體狼籍地阻塞着道路。才從容地飛去。

九月八日，貴國空軍轟炸松江車站之壯舉，在貴國歷史上是值得大書特書的罷。以八架飛機對付十輛運送難民的列車，還經過五分鐘的圍攻，投下十七枚巨量炸彈，據一個目擊者說，當飛機在列車上空盤旋的時候，擁擠在車中的難民還想不到會有慘劇發生。然而兩枚炸彈落下時，炸燬了後面四輛車。血肉和哭號往四處飛迸。未受傷的人從

完好的軍廂裏奔跑出來，接着頭等車上又着了一顆炸彈。活着的人再沒有一個留在車上了。站台四周全是倉皇地奔逃的人。飛機不捨地追趕着，全飛得低低的，用機關槍去掃射。人的腳敵過飛機的雙翼。一排一排的人倒下了。最後一羣人狼狽地向田裏奔逃，機槍也就跟着往那邊密放。還有一部分人躲進了一個又大又深的泥坑，正在慶幸自己倖地保全了性命，然而這情形又被貴國的空軍將士看見了；他們對準那地方接連擲下三個炸彈，全落在坑裏爆炸，一下子就把那許多人全埋在土中。

對於這樣冷靜的謀殺，你有什麼話說呢？你不能在這裏看見更大的鬼畜性和殘虐性麼？自然你沒有看見一個斷臂的人把自己的一隻鮮血淋漓的胳膊挾着走路；你沒有看見一個炸毀了臉孔的人揪着心瘋狂地在街上奔跑；你沒有看見一個無知的孩子守着他的父母的屍體哭號；你沒有看見許多隻人手凌亂地橫在完好的路上；你沒有看見燒焦了的母親的手腕還緊緊抱着她的愛兒。那一個人不曾受過母親的哺養？那一個母親不愛護她的兒女？中國的無數母親甘冒萬死帶着她們的年幼的兒女離開戰區，這完全是和平的企圖

，這是值得每一個母親和每一個有母親的人同情的。難道日本的母親就只有鐵石的心腸？難道日本的母親就不許別人的母親維護她們的兒女？通州事件的殘虐性怎及這十分之一？自己躲在上空挾最新式利器攻擊下面沒有防衛能力的人民，殺死逃避戰禍的母親，流年青兒女的血，這不僅是冷靜的屠殺，便稱之為卑劣的胆小的謀害，和變態性的虐他狂的表現也不為過，一個民族而以此種行為驕傲於全世界人士之前，這是很可悲的事。兩年前我的一個友人在貴國牛込區警察署裏控訴貴國當局 measures 不似文明人行爲，而備受貴國「刑事」的毆打，現在貴國空軍却將「野蠻」二字作為光榮的標記廣向世界宣傳了。

夜已深。周圍仍是靜寂。砲聲斷續地響着，機關槍聲却不能聽見了。我知道這時候在上海的附近，兩個民族中的精英正在前線肉搏，許多鋒利的槍刺截進年青士兵的身體，無數有爲的生命跟着砲彈毀滅了。是什麼一種力量使得這兩個民族必須互相殺戮呢？難道一個民族的獨立真的妨礙另一民族的生存？你們的論客室伏高信說這是宿命。但作

爲科學的社會主義者的你能夠相信這樣的一種宿命麼？

戰爭是殘酷的，破壞的。人類並沒有被迫着參加戰爭的宿命。然而戰爭却不斷地發生。文明的民族有一天會像野獸那樣地互相吞食，但這決不是宿命，造成這「勳業」的乃是不合理的政治的和社會的制度。而一些嗜殺的野心的軍閥政客却利用這制度以滿足他們的私慾。在戰爭中得利的，大有其人。一代的人種了因，一代的人食其果。人們製造戰爭，人們又會爲戰爭所毀。武力主義，侵略主義，可以煊赫一時，但不久即與露水同消。室伏氏說「國民是遵守法則的。」然而國民的法則決不能與人類繁榮的法則違背。違背這法則的國民縱令目前生活得異常富裕，也必歸於滅亡。戰爭是違背了人類繁榮的法則的，所以鼓勵戰爭想從武力獲得一切的國民決不能達到他們的目的。許多國民繁榮過，但又消滅了。連強盛的羅馬帝國也有崩潰的一天。這才是宿命！想到這裏我不禁爲貴國的命運担心了。

先生，這並不是我的過慮。你們把貴國的命運交付給軍閥政客去作孤注一擲，換取

他們個人的祿位。軍閥政客之流知識窳陋，目光淺短，他們怎能知道民族盛衰的因果，人類繁榮的法則，社會進化的途徑！然而你是應該知道的。如今你們却讓他們把大和民族驅向滅亡的路上走了。你們跟着他們躺在懸崖上做征服世界的迷夢。有一天你們也會跟着他們墮入暗暗的深淵，把後世新孫置於萬劫不復之境。那時你們縱然醒悟也來不及了。

然而人類是要永久存在下去的。世無以武力維持萬年霸業的民族，也無任人宰割苟安於永世的國民。人類繁榮的法則是不能違反的。人類是第一義，其次才是民族。任何民族不能背棄了人類而夢想單獨的「發展飛躍」。「這是做不到的事。室伏氏曾誇耀地預言大和民族進入了黃金時代。毫不量力地把鑄造新世界的責任担在他們自己的肩上；據說凡阻礙他們的進路的，皆將滅亡。可惜他忘記了日本人也是人類的分子。他們也不能阻礙人類發展的道路。在歐戰初期大露頭角煊赫不可一世的荷痕若南王朝和羅曼諾夫王朝，未嘗不想憑藉武力為子孫樹立萬世不滅的基業，正如今日的大和民族一樣。然而曾

幾何時，我們就只能在歷史上找尋這兩個名詞了，戰爭促成了德俄兩大帝國的崩潰；從前爲了維持這兩大帝國的光榮不知道流過多少萬壯士的赤血。縱然若干變節的社會主義者用花言巧語把青年們驅到戰場去犧牲，也挽救不了愛加特林堡的悲劇。好戰者的狹小的兩肩上是擔不起鑄造新世界的責任的。

現在是輪到你們一流的人用花言巧語欺騙青年了。你們把一羣一羣的青年兵士送到中國南北兩地的戰場，用了欺騙陷害的言詞打動他們的偏狹的愛國心，鼓舞他們去殺人，去送死。你們跟在軍閥政客的後面一手造成了遠東的大屠殺。這責任你們不能輕易卸掉。倘使我控訴你們爲劊子手，將你們置於被告席中受全世界良心的裁判，你們是無所逃罪的。

我常翻閱貴國的報紙，我接觸過一二貴國的人士，我也受過貴國「刑事」的取調和拘留中的款待。兩年前在東京友人的書齋裏我和一個貴國商人有過短時間的談話。他問我四川人是不是壞人，因爲他知道「在北方的中國人都是壞蛋。」他又問中國人爲什麼

要抗日，要欺負日本僑民，爲什麼不因爲「皇軍」趕出滿洲的馬賊而表示感謝。我佩服那商人的坦白，我更憐憫他的無知，但同時我不由得要詛咒貴國新聞記者的惡毒的用心了，這就是他們的努力所得的成績。

像貴國報紙那樣的東西，在全世界中恐怕找不出第二個。真實的消息，正確的報導，似乎和貴國報紙沒有一點關係。造謠，陷害，像是貴國新聞記者的慣技。誇耀自己民族的偉大，暴露其他民族的缺點，用捏造的事實和帶煽動性的言辭挑撥民族間的惡感，然後利用其完全的設備，雄厚的資本以鼓動侵略的戰爭，爲野心的軍閥政客張目——這彷彿就是貴國報紙的唯一任務。現在牠們的使命已經完成了。可憐的是一般受人欺騙徒供犧牲的愚昧的國民。

我們素來憎惡戰爭。但我們決非甘願任人宰割的民族。當我們的自由與生存受着威脅的時候，我們是知道怎樣起來防衛的，這是做人的最低限度的權利。倘連這也放棄，則人就近於鬼畜了。我們是被迫而拿起武器的。我們是立在自己的土地上防衛自己的利

益的。我們是順着人類繁榮的法則，而給阻礙人類發展的力量以打擊的。而你們遣派重兵遠涉重洋來毀壞文明的都市，平和的鄉村，你們是爲了什麼而作戰的呢？難道真如室伏氏所說你們是命定了必須殺害我們的麼？或者如貴國新聞記者所說，是因爲我們無理地發動抗日運動，你們來「斷然膺懲」麼？這樣的論斷，別的受過文明教化的國民一定不會承認。但是如今連你也說「通州事件可以說是國民政府一心一意普及抗日教育培植抗日意識煽動抗日感情的結果。」在這裏，你們貴國的軍閥政客以至新聞記者浪人棍徒一樣，將因果倒置而混淆黑白了。產生通州事件的直接原因乃是貴國軍閥的暴行。而抗日運動也是貴國政府歷年來對中國土地的侵略行爲所促成。是你們的皇軍親手普及了抗日教育，培植了抗日意識。煽動了抗日感情。是你們用飛機，用大砲，用火，用刀，教肅了中國民衆，使他們明白「抗日」是求生存的第一個步驟，並非中國人生來就具有抗日的感情的。要達到「共存共榮」之境唯有憑藉「真正親善」的橋樑。「侵略」和「膺懲」只能激起憎惡，而必然遭遇堅強的抵抗。你深居島上也許不知道「皇軍」和浪人歷

年來在中國土地上的種種卑下的暴行。但從各種事變的記載裏，你當明白近二十年來中日兩民族間一筆愈積愈多的血債。中國民衆是流了夠多的血以後才來發動抗日運動的。這是自發的民衆運動，沒有力量可以阻止牠，也沒有力量可以抗拒牠。現在是償還血債的時候了。

窗外月朗如晝，飛機聲隱約送進我的耳裏，連珠似的高射砲彈在天空電光般閃爍着。那震耳的聲音！這時戰鬥正酣罷。我想起貴國飛行員某氏陣亡後身畔遺留的敏子姑娘的深情的信函了。在海的那邊，在淒涼的家裏，有着這樣的一個少女時時刻刻祈禱着她的出征的情人的安全。爲什麼而戰呢？這敏子姑娘是不明白的。而且恐怕大部分的貴國國民也不會明白的罷。然而她畢竟貢獻了最大的犧牲了，許多別的人也貢獻了大的犧牲了。

大量的血又在數英里以外暢快地流着。這兩大民族間的殘殺要繼續到什麼時候爲止呢？這很難說。你們期待着我們的「屈膝」和「反省」。但被迫着發動這決死的抗戰的

我們，已經沒有這餘裕了，該「反省」的應該是你們，你們像在玩火，如今火已燒到眉尖再一遲疑，就會釀成抱憾終身的巨禍。貴國的政客軍閥之流夢想着中國「屈膝」。但中國民衆是不會屈膝的。沒有一種宿命能使中國滅亡，而日本帝國的崩潰倒是指顧間的事。你，一個社會主義者，對於一個即將崩潰的帝國的最後光榮，你還能夠做什麼呢？你等着舉起反叛之旗的民衆來揭發你的背叛的陰謀嗎？山川先生，我期待着你和你的同胞們的「反省」！

給日本友人

巴金

現在已經是深夜十二點鐘以後了，窗外是靜寂的。但我的眼前還現着一片紅光。大火在燒，大半個天空映得通紅，像似夕陽一抹，像是血光一片。從昨天直燃燒到今天，在我的眼前燃燒，在我的心裏燃燒。

昨天在大馬路一帶看了開北的大火，沿途聽見一些市民的絕望的呼籲，懷着隔岸觀

火的苦痛的心情，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到家裏。我一晚上盡在做噩夢。我萬想不到我會夢見了你，而且是在戰場上，作爲兩個彼此不能寬恕的仇敵而相見的。

××君，這夢景太離奇了。我相信牠不會成爲事實，但是早晨醒在牀上，我就聽見炸彈爆裂的聲音。你們的空軍將士又向着沒有防禦能力的難民和不設防的城市轟炸了。是什麼一種瘋狂的力量驅使他們這樣做呢？這種屠殺和平人民的權力是誰給與他們的？空世界的良心一致譴責這種罪惡。而你們卻支持了牠。你們讓這罪惡儘量發展下去，終於有一天連我們這些非武裝的人也會被逼着拿起槍勇敢地跑上戰場，去維護人道和正義的原理，保衛一個民族的生存。那時候難保我們兩人不在戰場上作爲仇敵而相見。這是可悲的事，我並不希望有這樣的一天。我和你兩人中間只有友情。我也懷念着你那溫順的妻子和秀麗的芳姑兒，天真爛漫的喜姑兒。在某一個時期你們曾把我看作家族的一員，給了我一些溫暖，用體貼和關心來慰藉我旅中的寂寞。友情穿過了國籍的不同和主張的歧異，而把兩顆人的心拉在一起。我曾爲這交誼欣喜。但是在三年以後的今日，另一

種力量卻突然插進來企圖把這兩顆心分開了。

對這力量我看你是不會反對的，你不但反對，而且你會跟在牠後面走，你會盲目地支持牠。我知道你的性情，我也知道你們一般人的性情，在這裏我並不想提說貴國的軍閥，財閥，論客，浪人之流。我指的是你們那般安分守己勤苦耐勞的人民。我從未把你們看作敵人，在你們中間我還有不少敬愛的師友，（譬如石川三四郎翁，他的思想之透徹，生活態度之真摯，人格之完美，我至今還尊敬他作我的先生。）但是我也不能放過你們一般人的缺點。你們安分守己，所以你們常常閉着眼睛任統治者以你們的名義胡作妄為；你們忠厚老實，所以你們容易受人欺騙。你們崇拜在上面統治你們的當權者；你們相信你們的上司的話語。在學校你們視教師的講演為天經地義，進了社會你們又把報紙看作生活的指針。你們的腦筋裏裝滿了錯誤的觀念和虛偽的消息，這使你們不認識世界，也不知道你們在這世界中所處的地位，和所負的任務。其結果你們完全成了傀儡，而甘心供野心家利用。

以上的話並不是毫無根據的妄語，我在你的身上就找到了例證。你可以算是貴國人民的一個最好的典型，只除了迷信佛教的一點，但貴國人中陷於這種程度的迷信的也有不少的人。一九三五年元旦的第二日在你的家裏，你的一個年青友人從東京拿了孫俚工氏著的續一個青年的夢來，那年青人怒氣衝天地說了許多話，你在旁邊附和着。你們的論調差不多是一致的。只是你的比較溫和一點。那時我雖然不能完全聽懂你們的談話，但我也明白你們的憤怒是因了孫君在那書的序言裏對貴國軍閥侵佔東北四省的行為表示了一點憤慨而起的。孫君把書寄給武者小路氏，因為他還尊敬一個青年的夢的著者，他還信賴那個白樺派的領袖作家爲中國的友人，如武者小路氏一度所自稱過的；他誠懇地訴於人道主義者的武者小路氏的良心，希望他出來對這危害人類繁榮的野蠻勢力加以抨擊。然而武者小路氏卻在罪惡之前沉默了。這個非戰論者背叛了異國信從者對他的信賴。這還是兩年前的事，最近聽說武者小路氏更繼山川均，林房雄之後而爲軍閥政客張目。連武者小路氏也變到這樣的地步，無怪乎自由主義者的室伏高信會成爲軍閥的爪牙，

而高倡「非迅速戰勝中國不可」了。

你們盲目地接收新聞紙的虛偽的報導，你們盲從地聽信軍閥政客的惡毒的宣傳。你們從不運用理智把牠們加以判斷。是你們的皇軍在中國的土地上做了種種的暴行，你們的軍人燒了中國百姓的房屋，燬了中國人民的財產，害了中國人的生命。卻從沒有見過一個中國人帶着兇器踏上你們的國土。在我們這裏沒有一個人想過到你們那裏去妨害你們的和平生活，或者將種種暴行加到你們的身上，我們的人民在從前甚至不曾想過傷害你們的一根頭髮，或者使你們流一滴眼淚。甚至對於來到這邊的貴國僑民我們也誠心地加以款待和援助。中國人常常沒有種族觀念的。事實上人類本是一個整體，不能因為種族的不同而有所歧視。民族間本無所謂仇恨，一切糾紛，皆由少數野心家挑撥煽惑而起。這你們也應該知道，而且我想你們也是知道的。因為我們在你們那裏也曾得過一部分居民的大量的幫助，甚至使得一個友人寫下了美麗的詩篇。我們從沒有起過把你們看作仇敵的念頭，有時候我們反視你們為親密的兄弟。這個也有一些事實為證。但是你們

終於因了統治階級的宣傳落入軍閥的圈套。受了政客的利用，甘心背叛了這兄弟般的情誼。大震災時期中對於手無寸鐵而同樣遭難的中國僑民的任意殘殺，寫成了貴國歷史的最卑污的一頁。

將無可挽救的天災歸咎於和平的異國僑民，乃是你們不用理智判斷事物的表現。我們若把這視作開端，便應該知道這類事情以後愈演愈烈終至於不可收拾，所謂「一步步錯，步步都錯」，不過如是。所以到今天你們居然相信貴國佔領滿洲並無領土野心；傀儡溥儀乃是真明天子，你們的皇軍趕走了滿洲的馬賊使人民能夠安居樂業；你們的軍人在中國真正保護僑民，中國人是一羣瘋子毫無原因地發動抗日。這些都是渺茫的神話，而你們卻當作真實而接收了。我看見你給滿姑兒代擬寄守衛滿洲的兵士的慰勞信稿。你借那個十一歲的姑娘的口吻感謝他們保衛你們的功績，我當時並不會和你爭論，但是一個有理性的人應該知道縱使沒有貴國的皇軍在滿洲佔領土地，殘殺居民，你們也可以安居樂業。你們所懼怕的滿洲的「馬賊」(？)是不會殺到你們的島上來的。

貴國的「皇軍」佔據滿洲的結果，固然使中國人民遭受了巨大的損失，但你們也不會得到什麼好處，在你們的肩上增加了一筆負擔，在你們中間死亡了二十萬子弟。到現在滿洲還只是一個冒險家的樂園，浪人棍徒的發財的捷徑，沒有一個善良的僑民能夠在那裏安居樂業的。然而少數的軍人卻因這機會昇了官得了勳章。

這是一個明顯的教訓。牠應該把你們從迷夢中喚醒起來的。然而從你們的口裏至今還發出來對於「王道的新天地」的歌頌，你們竟然愚昧到掩着身上的創傷跟在給你們以損害的軍閥財閥政客後面歌功頌德了。

不但這樣，就是在昨天，在今天，當貴國的「皇軍」在開北縱火，焚燒中國平民房屋，屠殺未及逃出的無辜的百姓的時候，你們的東京市民卻在舉行慶祝大會，成羣地跑到皇宮和海陸軍省的門前高呼「萬歲！」我的一個朋友從無線電收音機中聽到那發狂的「萬歲」的叫聲，竟然抑制不住他的悲憤而落下淚來。

××君，你看：竟是你們和平的人民把貴國軍閥縱容到現在這地步的！所以中國民

衆之橫被殘殺，創子手雖爲「皇軍」將士，而你們也不能辭其咎。

炮聲沖破了寂靜的空氣。貴國的「皇軍」又在表顯他們的威力了。××君，你且想想看，倘使有一天在你對面的山上架起了中國的大炮，直向着你那和平的精緻的小屋上轟，你會有什麼樣的感想？你能將這認爲正當的行爲，作爲對於你們輕侮中國的一種「膺懲」麼？我想你是不會的。那麼對於貴國軍閥的行爲你們怎麼能夠認爲正當而加以擁護呢？（十月二十八日）

士無鬥志的日本

夏衍

——整理俘獲品所得到的一個結論

十月二十五日深夜，我和壽昌從砲火連天的前線歸來，那天大場告急，所以××路上盪漾着一種異樣緊張的空氣，在疏星和敵機照明彈交輝的夜陰裏面，我們的車子緩緩地從我們英勇的戰士隊伍中間擦過，道左，我們短小精悍的南國健兒背着龐大沉重得和

他們身體不很相稱的武器和行囊，跑步地望着火線挺進，他們啣枚疾走，淬厲無前，那種大無畏的精神，莊嚴的情景，使我不自禁地流了好多感激的眼淚，道右，大約是經過了長期的塹壕生活，而退下來休息的隊伍，他們雖則軍服上沾滿了泥濘，行列中間或夾雜着一兩個裹了傷的勇士，但是他們依舊是英氣渾發，步調整齊，眉宇間絕沒有絲毫的張皇和倦意，當晚的情景，在我生活中留了一個不能磨滅的印象，我覺得這種沈默的真實，比百十篇宣言千萬遍演講更有實際的使人振奮的力量。我們的軍隊從最高的將帥到萬萬千千的士兵，都一樣地燃燒着火一般的敵愾，他們熾烈而堅定的「戰意」，從每個人的沈默的行動裏面表示出來，全面抗戰以來，省籍不同，體系不同的千萬兵士在前線用血肉和強敵作戰，我們雖則有了全營全團乃至全師殉國的悲壯的史實，可是值得驕傲的是到今日為止，我們還沒有一個（單單一個！）脫逃和降敵的兵士！敵人的兵員被俘的時候沒有一個不是叩首請降，而我們空軍閻海文烈士用他戰鬥到最後的一顆子彈自盡的那種烈烈的氣魄，就是敵人的將卒也不能不發出了欽佩和驚奇的感嘆！近衛文麿說要

使我們屈膝，使我們喪失「戰意」，現在我們可以傲然地說：「四萬五千萬人的戰意，在日本的侵略行為停止之前，是永也不會喪失的！」

回到上海之後，在百忙中整理了四五十件從前線蒐集來的敵兵的信札和日記，這些材料大都是從敵人的屍體上搜來，有的染着血跡，有的被我們的子彈穿過，這些慘淡的遺物使我黯然，使我悲憫，有幾次我終于不忍讀完那些悲楚的文件而不能暫時地終止了我的工作。他們在信札日記上雖則也有「誓當一死報國」，「盡力奮鬥」的套語，但是「厭戰」「戰懼」的心情，却是百分之百的普遍。他們親友給他們的信中也常提到要「膺懲暴戾的支那」，但是在戰線兵士所寫的東西裏面，却完全找不出一毫的對中國的敵愾，有的，祇是目擊和身受着中國士兵的勇敢的攻擊，而感到的恐怖，下列的例子，隨處都可以讀到：

「九月二十一日。三中隊幾乎全滅，想起來，雖說是『支那』，却也有不可蔑視的戰鬥的力量！」（谷口，部隊不明）

「十月二日：戰死者中隊長千田大尉等八人，負傷者准尉西原次雄等十七人，本日失敗主要原因，在將敵人的力量估計得太小。」（山室部隊小隊長山口少尉日記）

「午前十一時登陸，聽見『八百個中之一個』的球郡磨青年講，善通寺師團登陸時二大隊八百人中，祇剩七人，爲之驚倒。」（重藤部隊，猪坂稔日記）

「九月二十二日，午前一時，將多數戰友的屍體埋在土窟裏面，繼續前進，中隊集合在土民家中，過了一夜，此夜敵機來襲三次。吹着喇叭衝鋒，想不到「支那」兵竟有這樣的勇敢！」（重藤部隊高橋部隊後藤熊次郎日記）

又如重藤部隊高橋部隊監物隊阪本稔的兩封寫成而不及寄出的信裏：

「支那兵的狙擊，非常準確，不能隨便走路 此次支那兵所用武器，大概爲英美德等國出品，非常優秀，二三日間襲擊我陣地，洶湧而來，我等拚死防禦，始將其擊退。

——致友人境武——

「我皇軍之苦戰，有非言語所可形容，今日之支那，已非昔日之「清國奴」可比！

「致女友信子」

因為對中國沒有敵愾，不懂得為什麼要「出征」的原因，所以對於殘殺中國婦孺的行爲，他們都表示了對殘忍的反對！

松尾部隊兵士谷本一致他母親的信上寫着：

「將逃贖的土民衆從屋中拖出來槍斃，使我想到了自己，覺得委實可憐，假使敵人到日本來，那時候我們如何？」

署名中島的一本日記上：

「在十月三日安達部隊佔領的陶家宅村落內（離羅店南約三公里）有婦女尸體二百五十具，據隊長說，這是支那軍爲着充分地安慰，強拉來的兵士而掠奪來的婦女，但是看情形……」

他不寫下去，不，他不能寫下去了，可是，單單這樣，他們對於官長的欺騙不再相信，已經很顯然了。

因為我們抗戰的勇敢，和他們死亡的慘重，給養的困難，在敵軍士兵中普遍地存在着一種畏怯的感情，上面引用過的坂本稔致他女友信子的信中：

「在急雨一般的砲彈中前進，真感到已經不是人世的事了，掩藏在恐怖心後面，我常常耽溺於落寞的悲哀！」

後藤熊次郎日記中：

「說起來好像畏怯，可是（對於眼看着多數戰友變了尸骨回去）感慨無量，我以淚洗顏，不能自己，沒有飯吃，沒有水飲，在戰地的勞苦，在內地的人果真能知道嗎？」

再在山室部隊松尾部隊倉岡友市的扎記本中，有下面的一節：

「坐在家裏的哥哥寫信來，說『要勇敢。要不負皇國男兒的本懷，即使打壞一只手一條腿，也不希罕』，不希罕，將來他能養我嗎？」

這種對於將來和現在的「生活」的憂慮，更減少了他們作戰的勇氣，在一個署名吉永忠一的寫信給山室部隊的兵士吉橋廣貴，內中講到「靜枝（當係吉橋的妻子）努力地

照顧着買賣，和養育着孩子，你託我問的事情，關於孩子唸書的事，也曾講過，據說學校不致於使他退學，你可以安心，……」

看這信就可以知道，從一個和平的家裏奪去生產者，贍養者，現在他們的家業無人管理，妻子無人扶養，連兒子的學業，也有被中止的危險了，這樣有後顧之憂的兵士，能使他有意義嗎？

對於這一類的悲劇，我還可以舉出最慘痛的一個，松尾部隊村山隊的戰死了的兵士鶴岡力夫，身上懷着幾封故鄉妻子給他的信，從各方面考察，他們這一家非常貧困，他的妻子沒有受過什麼教育，所以連她丈夫名字的鶴字。也寫了一個奇怪的「鶴」字，可是他有五個孩子，和一個年老的母親，妻子給他的信上，雖則勉強安慰，但是那五個孩子給他的信，却使我代這個無辜地戰死了的「敵人」淌了眼淚，這封信由他大女兒「富江」寫了兩子，次女「勵」寫了頁半，三男「喜八郎」寫了一頁，最小的「豔子」和「美和子」聯名寫了頁半，前面的還有幾個漢字，到後面大概還是初上學的孩子，所以祇寫

一些不很易認的假名，這五個共同一致的希望，就是請他們爸爸早日將「支那人」殺光，「打平」，「投降」，早一點回來，那麼過新年的時候可以快活地同在一起！鶴岡寫了一封回信，這信箋上的鉛筆字跡已經模糊，但還隱約地可以看出叫他妻子好好地照管孩子，「生活總得想法子維持下去」，最後的一句，「是我很健壯，你可以安心，家裏門戶火燭當心」，却不料這封信不及寄出，他已經做了異域的鬼了！信紙的斑點，我不知道是汗，是血，是淚？誰使他們如此？使他們如此的是什麼？

近衛文麿要我們喪失「戰意」，可是我們的「戰意」強固如鐵，而你們自己的兵士，早已經沒有「戰意」了，在這種鐵一般的事實前面，一切的矯飾，宣傳，謊騙，都是沒有用的！

日本的士兵們！你們，和我們一樣的都是被壓迫者，你們受着欺騙和強制，你們沒有「戰意」，這是很應該的，可是，消極的沒有「戰意」，是不能解除你的鎖拷的。你們要把「戰意」振作起來，向另一個方向，用你們階級覺醒的「戰意」，來「磨懲」你們「暴戾」的財閥和軍閥！

074234

著者
出版
發行
實價

田漢巴金等
上海明明書局
每冊一角五分

BC

66

5